

哈佛毕业典礼演讲者、“寒门学子”何江： “寒门”不是限制成功的绝对因素

何江“红”了。美国当地时间5月26日上午，作为第一个站在哈佛毕业典礼讲台上的中国大陆学生，何江以《蜘蛛咬伤轶事》为题完成了他的毕业演讲。接下来的48小时里，演讲以“病毒般”的速度在国内传播，人们记住了何江的名字，他甚至有了自己的百度百科词条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词条的简介首句是“何江，1988年出生于湖南省长沙市宁乡县南田坪乡停钟村的一户农民家中”，并非他的哈佛博士头衔及科研成果。带着“寒门学子”的标签，何江已顺利从哈佛大学生物系毕业，完成了从“近似前工业时代”的出生地大步向信息时代最前沿的飞跃。

在毕业演讲中，何江谈到了对知识资源在世界范围内不平等分配的思考，也向台下的哈佛毕业生抛出了一个话题：“如何将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带到世界上最需要该技术的地区？”作为哈佛毕业生，他将用自己的行动来回答这个问题：前往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后，开启从理论研究到应用研究的转型。

谈到读完博士后之后的打算，何江说将在机会合适时回国。在接受记者专访时，这个生于中国农村、喜欢电影《刺客聂隐娘》和好莱坞明星马特·达蒙（曾从哈佛大学辍学）的28岁哈佛博士认为，社会流动的通道并未封死。



By 思睿 Three

何江在哈佛毕业典礼讲台上演讲



谈 中美教育

去年底，哈佛开始选拔今年毕业典礼的演讲者，教授戴安娜·埃克建议何江去试试。虽然也曾有犹豫，何江最终通过三轮复试成为胜出者，得以在毕业典礼上讲述中国故事。而刚到美国时的他曾很不自信。

偏科不影响有些学生上哈佛

记者：你在刚进哈佛时是否也经历了文化冲击？

何江：有的。举个很简单的例子，国内习惯考试，做试卷就行了，但哈佛的评分，一门课不仅包含考试成绩，还有25%到30%是评价课堂参与度，就是尽量发表你的看法、跟教授进行交流。一开始语言方面有点不自信，在课堂上发表观点很有压力。如果不试图改变这一点，在科研上、课堂上就很难做好。

总体上说，不管是初等教育还是高等教育，甚至到了大学，中国课堂上老师是更加权威的存在，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。在美国，学校鼓励个性化多一些，鼓励学生自主发言参与。研究生这一块我觉得美国的确做得很好，但初等教育远没有中国扎实。因为美国不同的州有不同的标准，学校没有统一的教学大纲，学生学的东西参差不齐。

记者：如果说初等教育不扎实，但高等教育仍能做得很好，这是否有值得借鉴的地方？

何江：在美国衡量一个学生的标准更多元，不仅仅是以考试来定标准。你会发现哈佛有些人偏科，一些本科生的数学水平甚至差到我难以想象，可能还不如中国的高中生，但是这不影响他们来哈佛，他在其他方面有自己的特长就行了。中国大城市也逐渐在改变以考试来衡量学生的方式，这其实是很好的现象，很多情况下不能拿一纸分数来定义一个人的终生。

谈 “寒门学子”

从湖南长沙的宁乡县走上哈佛毕业典礼演讲台，何江被许多人视为“寒门难出贵子”的反证，但他认为，社会流动的通道并未封死。何江不觉得自己有什么天分，只不过，他很早就意识到了自己所在地方的局限性，并萌生了向更高处飞跃的巨大渴望。

高考让我从乡村走到城市

记者：你如何看待“寒门难出贵子”这句话？

何江：我能理解这句话。可能大城市教育资源相对集中，在偏远地区没那么集中，这也是存在多年的问题。但对我来说，高考是让我从乡村走到城市，走到今天的一个途径。我觉得社会的流动性还是有的，并不是说农村里面的学生就不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方了。乡村比较贫穷的家庭里拥有的、能够给孩子提供的教育资源的确要少很多。但我不觉得这是限制一个人成功的绝对因素，其实这句话背后隐含了一个意思，就是评判一个人的时候仅以成绩为标准，但很多人可能在其他方面

得很出色。

记者：你在求学过程中有没有很难受的日子？

何江：我大学到合肥是第一次去大城市，大一的时候学校要求我们学C++语言编程，以前在乡下对电脑不是很懂，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有压力的事情。城里面很多学生对电脑已经非常熟悉了，在同学面前就觉得有自卑感，但你又很羞于跟同学讲。我寒假的时候找人借了电脑，拼命玩打字游戏，熟悉键盘和电脑界面之类。当然，C++的任务最后圆满完成了。

记者：如何看待自己的家乡？它给你造就了什么样的独特影响？

何江：我的性格养成还是归因于在乡下成长的经历，家庭经济状况不是很好，很早就要去干农活。我的父母都是农民，干农活、打工吃了很多的苦。你会很早就真正体会到读书是非常非常不错的选择，如果想要从农村的社会圈子走出来，只能通过教育。这可能是我成长经历里最大的感悟。

记者：你什么时候确定教育能帮助你完成这种愿望？

何江：考进我们县里最好的中学（宁乡一中），它能送很多学生去国内的重点大学，当你去了这样一个学校，就会觉得自己有一些希望，能够考到很好的大学。

谈 科研进步

在《蜘蛛咬伤轶事》的毕业演讲中，何江向台下的哈佛毕业生发出追问：尽管人类已经在科研上有了无数建树，但怎样把这些最前沿的科学研究带到世界上需要的地方？

中国科学发展的亮点令人振奋

记者：你是一个持技术论观点、认为技术能推动社会进步的人吗？

何江：我不是完全持这种观点的人，技术能推动社会进步，但我不觉得它是一个主要的因素。技术当然能够帮助很多问题的解决，但很多问题是社会问题。这种问题非常复杂。

记者：就你接触到的中国科研状况，你怎么看？

何江：最近几年可以看到，生物方面的文章质量越来越高了，有很多突破性的成果。还有其他方面的进展都非常快，让世界瞩目。BBC专门做过一期节目，评论中国科学发展的五大亮点，非常振奋和鼓舞人心。

记者：我在网上看到有学生说“学生物打断腿”，你怎么看？

何江：我不是这样看待的。我很

能理解这个观点，因为生物学在国内的就业形势不是那么明朗，一个行业要做得好，下游的产业需要做起来。比如说你只希望生物学不停地向社会投入做研究，但是行业没有产出的话，它就是一个不可持续的行业。我并没有那么悲观，最近几年看到很多新诞生的生物产业公司，这个行业在逐渐起步。

谈 未来计划

何江将在麻省理工攻读博士后，师从著名华裔生物物理学家、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庄小威。在庄小威眼中，何江敢于创新，敢于突破自己。“我让他考虑新领域时，他从不会因为对新领域的不了解而害怕，这从他敢于竞争毕业演讲也可看出来。”

博士后师从庄小威，之后或回国

记者：在麻省理工有什么计划？博士后之后有什么打算？

何江：我在庄小威老师那里用显微镜看流感病毒入侵人肺部的过程，来麻省理工之后，我会用3D打印出来的肝脏来模拟很多肝炎病毒，还是跟在哈佛做的实验有一定的传承性，希望在这个基础上做引申的研究，这些研究一脉相承但又是不同体系的。如果走学术道路的

话，博士后之后其实想申请学校的副教授教职，国内、美国都会去申请。

记者：所以还是会考虑国内的机会？

何江：能不能申请到教职，还是看博士后期间的成果怎么样。如果说博士后期间情况比较好，会考虑国内学校。从2008年开始，可以从新闻上看到很多学成回国的人，建立了自

己的实验室之类。我也有好多同学回去开实验室。

记者：有没有想过做些专业知识的传播和科普呢？

何江：是有这方面打算的。其实有些朋友会让我在他们的平台发表一些我这个专业的信息，把我学到的东西用比较简短的方法讲给他们。

（南都）